

買田陽羨吾將老

梅 莉

沒去江蘇宜興之前，我只知那裏的竹海、陽羨湖有名，又是「紫砂文化之都」，是一個「眉清目秀」的旅遊小城。原來那裏還有兩個我喜愛的人，隔着時空與他們相逢，又驚又喜。

到紫砂博物館參觀，我不懂紫砂文化，只能走馬觀花地粗淺領略。將要離開時，突然被門口矗立着的一個造型獨特的超大茶壺驚艷了。茶壺提把手像樹樁一樣遒勁有力，壺身刻有立體狀的壽桃和葉子，還配有詩文，可謂集壺藝、書法、雕刻於一壺。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「東坡提樑壺」。在紫砂博物館與東坡先生相逢，對於「東坡粉」來說，真是一種額外獎賞。

行走有時就是這樣，總有出乎意料的收穫。

「東坡提梁壺」到底是不是愛喝茶的東坡先生發明創造出來的，這不重要。但東坡與宜興還真有不解之緣，四次來宜興，曾想在此地終老，有詩為證：「買田陽羨吾將老，從初只為溪山好。」

宜興朋友還帶我去了一個地方——位於宜興丁蜀鎮蜀山的「東坡書院」，最初名為東坡草堂，建於宋代，因東坡先生買田築室於此，曾擬終老陽羨（宜興的古稱）。吾大愛蘇東坡，他的一生如山巒一樣波浪起伏，壯闊磅礴，景色無限。雖然只活了六十四歲，一生被貶過

一首小詩下的快樂

徐貽聰

在北京的醫院病榻上，浮想聯翩，想到在老家小院裏的幾株花樹，觸動情思，順手在手機上留下了幾句話，記憶它們的栽種和成長，也留下我的快樂心境：

「牆角十數花，春夏秋冬開。雨多斗雜草，夏日陪牆曬。結伴傲霜雪，相憐抗澇災。無多水和肥，倩影依然在。」通過微信發給親友，一些人反饋說「你的詩很實在啊」，讓我非常開心。

父母在老家留下兩套樓房低層的單元房，還有一個小院。他們以高齡相繼過世後，那裏平時無人居住，但我們也不想將它們出售，主要是全家人都想留下一點對父母的記憶和懷念。在我的動議下，年初將其中的一套做了簡單裝修，留待我回去時居住，同時作為全家人聚會的場所。父母居住過的一套則保留原樣，包括他們的用物。

考慮到那裏多數時間無人，在我的策劃和參與下，在小院原來由父母種菜的角落，栽種了一些無需多加管理、又能自行越冬的花木，就是本文開頭指的地方。

房子裝修以後，我已經在那裏住過幾次，不僅參與了花木的栽種，還對它們進行過幾次修剪和調整

胡績偉先生是四川威遠人，出生於一九一六年，後來成為《人民日報》副總編、總編輯與社長。認識胡績偉先生早在八十年代後期，那個時候，見到他，總是叫他「老胡」。

開始，他住在煤渣胡同的一個院落。記得那個時候，我去他家，希望他能寫寫自己一生的故事。後來老胡離開煤渣胡同，來到號稱「白宮」的三樓。每次去，他總是會講一下陳年往事。後來，老胡退休之後，集中精力從事寫作，主要是撰寫一生的回憶。老胡寫的這本《青春歲月》，請我交給《滄桑文叢》，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。

老胡在《青春歲月》第一段寫道：

我生於一九一六年陰曆八月十八。這一天正好是每年錢塘江大潮的日子。這好

胡績偉：青春歲月

李 輝

像是一個徵兆，預示着我的一生總是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狂濤怒浪中翻騰不息，勞累終生，永無寧日。

我的家，已經在中國民主革命史上記下了兩筆，那就是我家在清末民初時出了兩位國民黨的元老。他倆都是國民黨前身同盟會的會員，一位是我的叔祖父胡素民，一位是我的大伯父胡馭垓（又名胡良輔、胡禦階）。這兩位先人在我家子孫後代中撒下了革命的種子。

老胡一九三五年秋天考進華西大學數學系，兩位同學周海文、涂萬鵬告訴他，這位車耀先生走路一拐一拐，很不利索，他確實是受傷的團長，還教大家漢語注音字母。很快，老胡就結識了車耀先生。車先生在祠堂街開了一個「努力餐」飯館，他們每次進去，就可以聽車先生談各

種進步的雜誌，這令老胡頗為感動。

許多年後，一九八四年老胡再次走進成都，拜謁車先生的九十周年誕辰。為此，他寫下一首詩，緬懷車耀先生：

一九八四年我回到成都，努力餐飲內設了一個車先生的紀念室，以紀念先生誕辰九十周年。我特地趕去，瞻仰了先生的遺容，參加了他的革命業績展覽。在無限懷念的心潮激盪中，我向先生獻上了一首悼詩，現抄錄如下：

文武雙全車耀先，
英豪聚義「努力餐」；
民喉黨舌促抗戰，
龍飛蛇舞伐倭蠻。
良師益友車耀先，
扶我揮筆進報壇；
千百戰友長征遠，

四季之立

姚文冬

天」，自覺這個叫法有詩意，倘若也把立秋的前一天，稱之為「夏天的最後一天」，就有點東施效顰了。那年，「五一」還有七天的小長假，立夏在休閒中如期而至。

我和雪約定，在「春天的最後一天」見面，地點在抗震紀念碑廣場。雪從另一個城市來，穿了牛仔褲、白襯衣、白球鞋，青春少女的打扮。她在努力使自己年輕一些。這讓我有些心酸，心理上，我們都想努力抓住青春的尾巴，就像立夏要來了，不甘心春天就這麼過去。她給我帶來了兩本新書，那也是她第一次出書，有一部開本很小，像稍大一點的日記本。好多年過去了，她成了暢銷書作家，但我忘不了她初次贈書給我時的羞怯，她嘴上一直說，也不好看，你別笑話啊。那年，我三十五歲。

立春日，天氣必定晴朗、氣溫回升，儘管前一天還灰暗、陰冷。如此立場鮮明的日子，最為人所期盼。母親說，立春也叫「打春」，打春時不能賴在炕上，否則一年都沒精神。小時候，我對母親的話心存敬畏。記得那個立春的下午，我約了小民徑直向河邊跑去，雖還穿着棉衣鞋帽，但通向河邊的土路鬆軟了，荒草覆蓋的泥土路顛簸悠悠，身上有了汗，可還是有絲絲涼風從袖口灌進來。

在北方，立春是被冬天包裹的，它更像是小雞剛剛啄破了蛋殼。不破不立，破了，就有希望。那天的太陽也足夠實誠，彷彿要使出渾身的力氣，高擎起春天的旗幟。我和小民站在河邊，說着理想，陽光灑到身上，暖意微乎其微，但我們感動於這份暖意所帶來的希望。那年，我九歲。

立夏的前一天，我稱之為「春天的最後一

下病的。」的確，一到立秋，昨天還沸騰的像煮餃子的河灣，只剩下了一池秋波。那年，我十八歲。

立冬的到來，以一層薄冰為標誌。夜裏潑在院子裏的水，沒有完全滲漏，清晨可見濕漉的一片黝黑裏，閃着幾縷銀絲般的光澤。水缸裏也結了一層冰，比紙還要薄，母親起早做飯，水舀子撞進去，如同撞破了蛛網。父親在窗前打理大白菜，好盡快入窖儲存，大白菜最養人，是一家人過冬的唯一蔬菜。我把自己穿暖和了，往汽車站走去，好趕上九點那趟去市裏的班車。我從報紙上看到一則廣告，新華書店的連環畫五折銷售，我想去批發一箱到集市上賣，就向父親借了五十元錢。那是我第一次做生意，哪怕我只有一棵大白菜，也立志要養活一家人。當我忐忑不安地到了汽車站，一回頭，發現父親遠遠跟在後面。那年，我十七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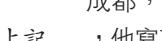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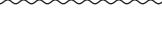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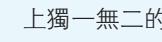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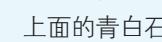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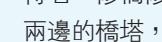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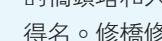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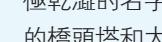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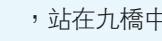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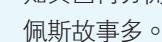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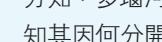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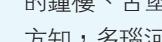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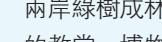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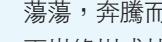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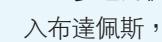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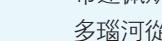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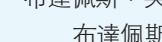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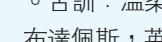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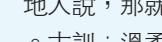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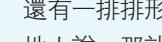
那時候，我信任四季之立，如同信任父親擲地有聲的許諾；我感受節氣變化，如同感受母親四季輪迴般的撫愛、嬌慣、嗔罵和打在屁股上的雞毛撣子。如今，氣候變化，節氣不準了，就像是情人的誓言，只是說說罷了。又要立冬了，父親種的大白菜，又要收割了吧？這是我恆久不變的信任。

布達佩斯的記憶

白頭翁



閑話
煙雨



▲匈牙利國家
Széchényi圖書館
資料圖片

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，平均每人每年購書二十本。

匈牙利堪稱「物華天寶，人傑地靈」。一九七四年，魯比克三十歲。魯比克是地道的布達佩斯人，「玩」得精彩，「玩」得藝術，「玩」得神奇，「玩」出「天下第一」。就是他發明的「魔方」，魯比克極聰明，用中國話說謂之「神童」。上中學時，看書極快，一翻而過，老師極不滿意，認為學習不認真，沒想到魯比克很認真地對老師說，書桌上的書您隨便拿一本，隨便翻開一頁，隨便指出其中一段，我開始背誦。老師豈能相信，按其「三隨便」的原則，結果讓老師瞠目結舌，每發必中。從此魯比克有「三隨便學生」一稱。

魯比克發明的「魔方」曾風靡全世界，迷住、魔住整個世界，傳入中國之前魔方被稱為「一天迷住你，迷住世界」，傳到中國後，迅速演變成「一時就能迷住你，一夜不睡，一天不吃」。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中國有四大「魔器」，「保齡球、呼拉圈、飛盤、魔方」，魔方普遍，老少皆宜。一九八二年，在布達佩斯舉行了第一屆世界魔方錦標賽，冠軍是美國一位大學生，以二十二點九五秒把三階魔方的所有面恢復成最初狀態。

據說匈牙利有意在布達佩斯多瑙河邊修建一座巨大的魔方造型建築。若是成真，下次一定去逛逛。

(上)



胡績偉
(右)
與本文
作者供
圖
一九
九
四
年
十
月
十一
日

兩個女兒，還有大姐和她的小女兒，我們和睦，親親愛愛，算得上是一個美滿的家庭。

我們的戀愛是叛逆的：一對叔伯姐弟，從少年時期就青梅竹馬，開始相愛。

我們的婚姻是不尋常的：經過幾次反覆的漫長的道路，才爭取到有情人終成眷屬。我們沒有舉行過婚禮和任何結婚儀式，甚至沒有請朋友們吃點花生、紅棗和喜糖，也沒有拍一張結婚照。

我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。但不是那種夫唱婦隨、父慈子孝的傳統家庭，在五十年代初來說，這是革命式的家庭，孩子們都住宿在學校和幼稚園裏，二姐上白班，我上夜班，只有到了星期日和節假日，我們一家人才團聚在一起。即使使用今天改革開放的新眼光來看，我也認為這是最理想的家庭生活。

胡績偉先生二〇一二年九月十六日逝世，享年九十六歲，也是高壽之人。